

《羊脂球》：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杰作*

南京师范大学 / 扬州大学 许玉婷

摘要：《羊脂球》是“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成名作、代表作，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羊脂球》讽刺战争阴影下“上等人”的丑恶人性，同情大人物发动的战争下小人物的命运；小说以精妙的布局、挖掘悲剧中的喜剧性等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强化了这一主题思想，堪称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杰作。

关键词：羊脂球；主题思想；精妙的布局；喜剧性

作者简介：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电子邮箱：jjxyt@126.com

莫泊桑是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也是与契诃夫、欧·亨利齐名的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羊脂球》是莫泊桑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莫泊桑小说艺术的集中体现，一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文学家、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杰出的短篇小说，《羊脂球》“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胡适，2001：282），是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完美艺术品，需要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殷光熹于1979年撰文探索了《羊脂球》成为莫泊桑名作的原因，认为莫泊桑创作这篇小说时，“大胆地探索了如何以新颖的艺术形式表现主题思想”（殷光熹，1979）。殷光熹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观照下，从把妓女安排为主人公、对生活中的细节进行艺术加工、典型环境描写等几方面阐述了小说的艺术创新，称得上是探索《羊脂球》主题思想与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先驱。之后再未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近年来，围绕《羊脂球》展开的研究要么论述小说塑造人物的对比手法，要么研究小说的情节安排，要么探索小说的语言艺术。这些文章大多篇幅短小，论述不充分，鲜有从整体上研究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在

阅读了莫泊桑部分书信之后，笔者对《羊脂球》的艺术特色产生了如下看法：《羊脂球》讽刺战争阴影下“上等人”的丑恶人性，同情大人物发动的战争下小人物的命运；小说以精妙的布局、挖掘悲剧中的喜剧性等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强化了这一主题思想。

1 《羊脂球》的主题：战争阴影下“上等人”的丑恶人性、小人物的命运

《羊脂球》讲述爱国妓女羊脂球为帮助同车逃难的“上等人”，不得已委身于普鲁士军官，却遭到“上等人”的唾弃与排斥。小说家想借此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呢？首先得从《羊脂球》的创作渊源说起。1879年，以左拉为首的六位作家各写一部短篇小说，于1880年4月15日结集发表，题为《梅塘之夜》。在该书序言中，作家们强调这六篇小说的“内容均与普法战争相关，采取立足于现实的、非英雄主义的视角”（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编著，2013：74）。该书大获成功，其中莫泊桑的《羊脂球》最受欢迎，作者本人一跃成为法国文坛的一颗新星。莫泊桑虽是一举成名，但这也是他在老师福楼拜严格要求与指导下十年苦练的结果。1879年12月2日，莫泊桑在写给福楼拜的信中第一次提到《羊脂球》：“我正在努力写一篇有关鲁昂人与战争的短篇小说。从今以后，我再到鲁昂城，就不能不在衣兜里装几把手枪了。”（Maupassant, 1993：202）1880年1月5日，莫泊桑写信给福楼拜，再次谈到他当前的创作：“我们在写这本书（《梅塘之夜》——笔者注）的时候，没有不爱国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其他意图。我们只是努力在我们的故事中正确地描绘战争，剔除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 1846—1914, 法国民族主义诗人、作家——笔者注）式的沙文主义。”（同上，1993：207）

由上可知，“鲁昂人”和“战争”是《羊脂球》的关键词。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在小说中狠狠地揭露了鲁昂资产阶级自私、虚伪的丑恶人性，所以他笑言“再到鲁昂城，就不能不在衣兜里装几把手枪了”；其次，《羊脂球》创作于普法战争爆发十年以后，莫泊桑“受到左拉及其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Thoraval, 1950：44），已经摆脱了时人描写普法战争必然颂扬爱国主义的套路，而是关注大人物发动的战争阴影下扭曲的人性和小人物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羊脂球》的主题思想是：讽刺、鞭挞战争阴影下“上等人”的丑恶人性，关注、同情大人物发动的战争之下小人物的遭遇与命运。在论及小说艺术时，莫泊桑曾说：“艺术家选定了主题之后，就只能在这充满了偶然的、琐碎的

事件的生活里,采用对他的题材有用的、具有特征细节”(莫泊桑,1998:743)。那么,为了突出他所选定的主题,莫泊桑采用了什么细节,如何安排、表现这些细节?简言之,莫泊桑为他选定的主题选择了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2 《羊脂球》的表现形式:精妙的布局与悲剧中的喜剧性

福楼拜读到《羊脂球》的校样后非常激动,于1880年2月1日写信给莫泊桑,肯定了小说新颖的构思和出色的文体,并且说:“《羊脂球》是一篇杰作(……)这个短篇将会流传后世!”(Flaubert,1993:216)福楼拜说对了,《梅塘之夜》的其他五篇小说逐渐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羊脂球》却历久弥新,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羊脂球》何以称得上“杰作”?福楼拜在同一天写给外甥女卡洛琳娜的信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我的学生的这篇小说,是一部布局精妙、富于喜剧性和观察力的杰作。”(杜宗义,2000:47)福楼拜的评价言简意赅,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揭开了《羊脂球》获得成功的秘密:经过十年磨练,莫泊桑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为《羊脂球》设计了精妙的布局,为这个悲惨的故事注入了喜剧性。

(一) 精妙的布局

布局(composition),意为小说各要素及其安排,小说主要包括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秦家伦,2006:212—213)。莫泊桑曾对此发表如下见解:“小说的布局只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其中的事件是朝着高潮和结局的效果来加以安排、发展的,而结局则是一个带有基本性和决定性的事件,它满足作品开端所引起的一切好奇心,使读者的兴趣告一段落,并且把所叙述的故事完全结束,使人不再希望知道最令人依恋的人物的下文。”(莫泊桑,1998:741)《羊脂球》的结局是:羊脂球为“上等人”牺牲自己后反而遭到他们的抛弃与侮辱。那么为了将事件导向这个结局,深化主题思想,莫泊桑在人物、情节、环境三方面分别做了哪些布局呢?本文的论述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中的《羊脂球》为本,小说相关引文也出自该书。

同《梅塘之夜》其他五篇小说一样,《羊脂球》的故事发生在普法战争期间。1870年7月,法国受到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挑衅,一怒之下向普鲁士宣战,但是接连败北,被迫于1871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遭受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小说故事正是发生在法军溃败、即将签订合约之时。莫泊桑在小说开始即以如椽大笔描绘了法军溃退、敌军入侵这一历史背景。在莫泊桑眼里,战争就像一场自然灾

害，面对侵略者，人们“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都无能为力”；普鲁士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他们占领房屋，“索要钱财，贪得无厌”，所到之处笼罩着恐惧与耻辱的气息。面对盛气凌人的侵略者，诺曼底人有的曲意逢迎，有的不声不响地抗敌，有办法的则选择逃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不同身份地位的小说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乘坐同一辆马车逃离被占领的鲁昂城。为了免招路人围观，他们天亮之前就动身，目的地是勒阿弗尔，“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如果不是战争，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辆马车里的。而冬天下雪的天气给他们的旅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也为小说情节发展作了铺垫。

小说人物不多，一共有十个人，其中包括三对夫妻，即鸟夫妇、拉玛东夫妇、德·布雷维尔夫妇，他们分别属于商人、工业家、贵族阶层。叙述者没有描绘他们的肖像，而是根据身份、财产由低到高进行介绍，最后强调这六个人“算是车上的基本队伍，是社会上每年有靠得住的收入、生活安定、实力雄厚的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服膺原则、有权威的上等人”。这几个人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借了金钱的牵引，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都是由双手插进裤袋弄得金币丁当响的阔佬们组成的那个人行会的一份子”。这三对夫妇中，三个男人同坐一条长凳，三个女人同坐在对面的长凳上。三位太太旁边坐着一老一少两位虔诚的修女。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即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和外号“羊脂球”的妓女。高尼岱出身资产阶级，为了革命把父辈留下的家产挥霍殆尽；羊脂球在鲁昂城有房产，有仆人，大概是中下阶层交际花。两人虽然都有一定的财产，但都处于社会边缘。高尼岱是“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碰见的人”。小说没有正面提到羊脂球的姓氏，我们后来才从多特旅店老板口中得知她叫伊丽莎白·鲁塞。在西方社会，姓氏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叙述者不呼之以真名实姓，通篇皆以“羊脂球”“胖女人”来称呼她，以此表明她社会地位低下；羊脂球没有和三位太太同坐一条板凳也是她被边缘化的象征。两位修女代表了宗教、教会的权威。总之，十位人物所在的车厢构成整个社会的缩影，这样的人物设置赋予小说深广的社会意义；人物之间因其身份地位、利益诉求不同，必然产生碰撞，为下文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

此外，这十个人物中，叙述者只对羊脂球有静态的肖像描写。叙述者描写羊脂球外貌的时候，一再将她比作食物：她的手指“肉鼓鼓”的，像“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脸庞儿好像一个红苹果”，令人“垂涎三尺”。这固然体现了羊脂球作为妓女的魅力，同时也象征着羊脂球将像食物一样被其他人消费掉；车上人

凶猛地分吃羊脂球的食物：“几张嘴不停地张开了闭拢，闭拢了张开，咽啊，嚼啊，吞啊，非常凶猛”，预示着羊脂球稍后的悲惨遭遇。

小说情节简单，围绕羊脂球是否愿意屈从普鲁士军官展开，从头到尾采用顺序叙述，即按照事件发展的线性时间来叙述。小说各部分内容如下：1. 普鲁士军队入侵鲁昂（第1—3页）；2. 第一天：一行人坐车逃难，互相认识，分吃羊脂球的食物（第4—15页）；3. 第一天晚上：到达多特旅馆（第16—21页）；4. 第二天：在旅馆，普鲁士军官拒绝放行，人们得知原由（第22—26页）；5. 第三天：在旅馆，同车人开始对羊脂球耍“阴谋”（第27—32页）；6. 第四天：在旅馆，羊脂球对敌妥协（第33—36页）；7. 第五天：在车上，羊脂球受到排斥，独自挨饿（第37—40页）。

第1—4部分构成小说的开端（问题的提出）：逃难路上遇到普鲁士军官的阻拦，羊脂球从与不从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第5部分是故事的发展：同车人想方设法逼迫羊脂球屈从敌人；第6部分是故事的高潮（问题的解决）：羊脂球最终委身于敌人；第7部分是结局。小说主要发生在封闭、狭窄的空间（车上、旅馆）里，在短短五天之内展开，使小说的矛盾冲突更加鲜明突出，有利于强化小说的主题思想。重复的地点、重复的动作（上车、吃饭）、平淡的事件（妓女委身于敌人）加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喜剧性

在上文提到的给莫泊桑的信中，福楼拜谈及自己阅读《羊脂球》，有两三次忍不住大笑。他向外甥女指出这篇小说富有喜剧性（comique）。艾·巴塔拉斯曾说，“要想用一个定义来概括喜剧性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多种的尝试，但也有同样多的失败”（巴塔拉斯，1994）。喜剧性这个概念虽难以给出确切定义，但是广泛存在，一般被理解为作品引人发笑的艺术效果。它主要源于人物、事件发展强烈落差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也源于叙述者的超然态度。羊脂球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小说并不缺乏喜剧色彩，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幽默悲剧。《羊脂球》的喜剧性主要体现为情境的喜剧性、人物性格的喜剧性、叙述语言（叙述者的语言）的喜剧性。以下分别论述。

1) 情境的喜剧性

小说呈现多处对比强烈或者充满悖论的情境。比如，第一天大家分吃羊脂球的食物，谈起出逃原因，羊脂球说自己攻击了上车的普鲁士军官，这时候“大家很夸奖了她一番。她的这些旅伴并没有表现得像她那么果敢大胆，在他们的

眼里，她变得高大起来了”；到了多特，羊脂球不愿屈从普鲁士军官，其他人出于利益考虑，合谋劝诱她委身于敌人。面对相似的情境，“上等人”的态度前后矛盾、截然不同，其虚伪、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真是可笑又可恨。

此外，羊脂球爱国，但是这个国家由“上等人”主导，羊脂球被边缘化；她尊敬教会，但是修女们与人合谋诱导她投敌；她受同伴劝诱委身于敌人，反而遭到同伴的唾弃，对她的伤害更甚于敌人……总之，羊脂球的处境充满悖论与意外。她的爱国与正直令人钦佩，她在战争中的遭遇与命运令人同情，也似乎佐证了小说中一位教堂职员的话：“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叙述者对战争与小人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2) 人物性格的喜剧性

除了羊脂球，小说其他人物形象、性格多多少少被漫画化，限于篇幅，在此仅以“民主党”高尼岱为例。高尼岱的爱国行为主要体现在挖陷阱，敌人入侵鲁昂，他便逃出鲁昂，跑到勒阿弗尔“为国效劳，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会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高尼岱的黄褐色长胡子、喝啤酒、抽烟斗的动作也叫人印象深刻。在多特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不住地用手揉搓着自己黄褐色的长胡子，手有点哆嗦，颇有点悲剧的意味”；他喝啤酒的时候有一套特别的方法，这好像成了“他生在世上唯一的职责”，在他脑海里，“浅色啤酒和革命这两种伟大的爱好互相接近，甚至合成一个；因此他细尝这一滋味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那一个”，而他的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人尊重，倒好像它为高尼岱服务的同时也在为祖国服务”。高尼岱的爱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以及无用的行动上，叙述者以夸张手法嘲笑了他的懦弱无能。

3) 叙述语言的喜剧性

《羊脂球》叙述语言呈现喜剧性，因为全知叙述者坚持隐藏自己，与笔下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如上我们看到，全知叙述者通过遣词造句不动声色地讽刺了高尼岱的爱国行为，揭露了他无能、懦弱的本质。叙述者这种充满喜剧性的隐蔽性评论尤其鲜明地体现在第5部分“上等人”合谋“攻陷”羊脂球这座“堡垒”上，在此不赘述。此外，尽管全知叙述者像上帝一般无所不知，但是在透视人物心理时是有选择、有重点的。比如叙述者多次透视了拉玛东夫人对普鲁士军官的好感、欲望，从而使这位贵妇人表面的高贵、贞洁显得尤为可笑。当然，根据上下文，叙述者透视人物心理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比如，叙述者在小说结尾大量透视羊脂球的心理，拉近了读者与羊脂球的距离，让人对她产生深深的同情。

全知叙述者有时候会借助人物的眼光看事物,也就是说,叙述者看到人物在观看某个事件的发生,产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效果,不仅陈述了这个事件,还体现了“在观看某个事件的发生”的人物的性格。比如,高尼岱在车上向羊脂球献殷勤遭拒就是透过鸟先生的眼光看到的:“鸟先生的两眼在黑暗里搜索,他好像看见那位长着大胡子的人急忙向旁边一闪,似乎挨了不声不响打过来的很结实的一掌。”晚上到了多特旅馆,鸟先生透过锁孔发现了“走廊上的秘密”。如此一来,不但叙述者要讲述的事实清楚明了,鸟先生的庸俗、猥琐也一览无遗。

在描述人物语言或心理的时候,叙述者有时会交替使用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也就是将自由间接引语嫁接到叙述流上。如此,叙述者在保持叙述顺畅的同时惟妙惟肖地再现人物语言或心理,对人物加以讽刺,却又“使人看不出凿痕,指不出设计,发现不了他的意图”(莫泊桑,1998:741)。比如“那餐午饭吃得闷闷不乐;大家对羊脂球好像有点冷冰冰了,因为夜晚常常叫人深思,过了一夜,他们的看法改了样儿。他们现在几乎有点怨恨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人?那样一来,她不就可以为她的旅伴在第二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准备下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吗?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并且又有谁知道呢?她的面子是可以顾全的,只要对军官说她是看了旅伴们苦恼,感到可怜,才答应的。对她来说,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粗体字部分即是自由间接引语,叙述者再现了“上等人”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并不动声色地对此加以嘲弄。

3 结语

莫泊桑赋予《羊脂球》精妙的布局,充分挖掘这个悲惨故事中的喜剧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结合的杰作。福楼拜对此大加赞赏,鼓励他的学生说:“就照这个样子,再写一打出来!”(颜煦之,2013:121)莫泊桑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羊脂球》的艺术手法在他以后的短篇小说中得到发扬光大。比如,《项链》巧妙运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许玉婷,2014),《我的叔叔于勒》在两种不同叙述视角/叙述眼光中切换(同上,2015),读者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以上艺术手法,对这两篇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就容易产生偏差。总之,了解了《羊脂球》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高度统一,也就能管中窥豹,加深对莫泊桑小说艺术的理解。

注释

* 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西方文论观照下的莫泊桑经典小说文本细读”(编号: KYLX15-07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Flaubert, G. 1993. Lettre de Flaubert à Maupassant, le 1^{er} février 1880. In Y. Leclerc (ed.), *Flaubert/Maupassant, Correspondance*. Paris: Flammarion, 216.
- Maupassant. 1993. Lettre à G. Flaubert, le 2 décembre 1879. In Y. Leclerc (ed.), *Flaubert/Maupassant, Correspondance*. Paris: Flammarion, 202—207.
- Thoraval, J. 1950. *L'Art de Maupassant d'après ses variant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艾·巴塔拉斯, 昌善译, 楚人校, 1994, 电影中的喜剧手段, 《世界电影》(1): 95。
- 杜宗义, 2000, 《莫泊桑》, 天津: 新蕾出版社。
- 胡适, 2001, 论短篇小说, 载国宾(编), 《胡适文选》,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莫泊桑, 1998, 论小说, 载柳鸣九(编), 《莫泊桑精选集》,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 2013, 《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 莫泊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秦家伦编, 2006, 《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许玉婷, 2014, 基于文体学视角的《项链》主题探析, 《语文建设》(28): 39—41。
- 许玉婷, 2015, 金钱与亲情的斗争——叙述学观照下的《我的叔叔于勒》, 《语文建设》(7): 39—42。
- 颜煦之编著, 2013, 《大人物小故事丛书 文学家》, 北京: 台海出版社。
- 殷光熹, 1979, 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 《羊脂球》, 《思想战线》(2): 77。